

# 雄關風雲

XIONGQUANFENYUN

肖军 著  
Xiao Jun  
下

这是一部

下岗工人创作的一百多万字的纪实小说

以忠实的态度、朴实的风格

“记录了”  
西北人民100年的奋斗历程

“阐述了”搏是人生永恒的主题

 敦煌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肖军，1964年4月出生於甘肅省酒泉縣新城鄉。1985年招工，1998年下崗，從事家电维修，2004年經營奇石。

電話：13014184127

15209475960

QQ：1056813643

郵箱：1056813643@qq.com

微信：13014184127（手機號）

# 雄關風雲

XIONGQUANFENYUN

肖军 著

*XiaoJun*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雄关风云：全3册 / 肖军著. —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468-0733-1

I. ①雄…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7938号

雄关风云

肖 军 著

出 版 人：王永生

责任编辑：罗如霖

特邀编辑：陈 珂

版式设计：如 琪

封面设计：石 璞

封面题字：高建烈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邮箱：dhw@dxhe.cn

本社博客（新浪）：<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298(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88 字数 1900 千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

ISBN 978-7-5468-0733-1

定价：156.00 元（全三册）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转载。

# 新松恨不高千尺

——肖军和他的大书

周彩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作家方阵中有过一个肖军，如雷贯耳的名字，文笔好生了得，属文坛大擘一类。以我小人之心度之，而今除去埋头于故纸堆的文学史研究家们偶尔念叨一下外，肖军的名字大约已很少有人提及。没办法，人文环境使然啊！突然地，就在当下的某一天，中国西北角的犄角旮旯里又冒出来一个肖军，而且弄了一本很厚的书，令人欣喜不已！两个八竿子够不着的肖军，心有灵犀般先后踏上文学苦旅，冥冥之中完成“穿越”，算个小小的巧合吧，也多少有些“吸睛”之处。

肖军的书出版，无论如何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先不说这本书是否好读，先给肖军点个赞：中国文坛强手如林，你仰视参天松柏，不亢不卑，不信鬼神，借一隅隙地蓬勃而出，这需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你知道自己还很柔弱稚嫩，但你不怕风雨，努力地伸展腰身，追寻大树缝隙中洒落的丁点阳光雨露，这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你坚信，尽管新松枝细苗弱，但只要根基牢靠有营养，终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这需要坚定崇高的信念。勇气、毅力、信念兼备的肖军，具有成为优秀作家的基本素质，然而仅凭这想当个好作家又不然，道理有些高深莫测，打住。初学写作的肖军，不想从零起步，刚开始“码字”就弄了个鸿篇巨制出来，真乃后生可畏精神可嘉！从广义上说，实现“中国梦”不正需要每个中国人都有这样一种精神吗？

肖军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写成这本书，大概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他的祖先至今还埋在民勤的沙窝里，本人生长于酒泉，惯看边关秋月、长城峰燧，

几十年来与戈壁风沙为伴，磨砺出永不服输的倔强性格；做过工，经过商，玩过奇石，经数十年打拼，生活依然困顿，至今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从这一点上看，肖军的生活积累应该是丰厚的，写出一部充满正能量的好书也在情理之中。几年前，经我的朋友介绍，肖军给我看过这部小说的部分章节，感觉内容有些散乱，文字有堆积现象，缺少灵动，谋篇布局和人物、情节设置及描写技巧均有明显不足。经过这几年的反复打磨，相信一定会有较大的改观。退一万步说，即便成书后仍有不少瑕疵，也应包容一二，奋斗者应该受到鼓励而不是责难。同时，我们对肖军的期望值也不可过高，指望刚抡锤的铁匠一出手就打造出一把越王剑是不现实的。唯愿文学新松肖军们快些成长起来，加油！

## 自序

### 搏是人生永恒的主题

走进沙漠，  
我才发现了自己的真实。  
渺小，  
无能，  
孤独，  
但独立地存在着，  
没有被喧闹所淹没。  
……  
观星观月，  
听风听雨，  
静静地，  
把流过的光阴，  
轻轻地梳理。  
……

这是创办并主编《石友》杂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阮文辉先生在 2007 年第 4 期《石友》上发表的一首诗——《找到自己》（拾石有得）。

写小说，是我在 30 年前就产生的一个愿望，直到 2007 年春天，带给我欢喜和苦恼的嘉峪关奇石《搏》才激发了我创作小说的冲动，可是，动笔不久，却听到了这些话：

- 你写书？能行吗？
- 想出名吧？
- 现在写书，能挣着钱吗？

我解释说：有志者事竟成；我写作的初衷可不是为了一鸣惊人，也不是为了一夜暴富，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为了盘点人生，为了探索人生的意义。话虽然这样说，却并不自信，直到 3 个月后，我看到《找到自己》这首

诗，才真正坚定了我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信心和决心。

写作半年时，传言：我“选送中国观赏石博览会——2007‘走进奥运’北京邀请展的奇石《搏》卖了8万元……”从此，每当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我就说：我正在写一部小说，小说完成后，你就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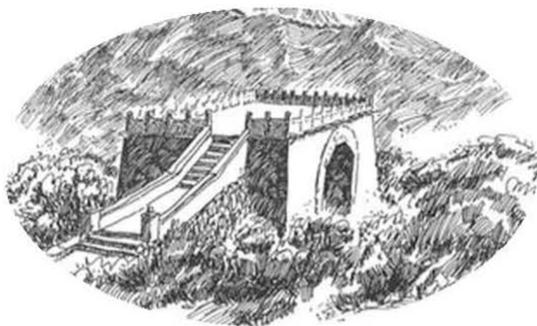
取材真实、广泛，内容健康、向上，尊重历史、生活，不迎合读者，不故弄玄虚，不模仿名家、不“抄袭”大家，是我的写作宗旨。

经过9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我30多年的夙愿。

能完成这部长篇小说，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成就，而是与妻子对我深刻的理解和坚强有力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与许多亲朋好友的理解、支持和关注也是密不可分的。

小说“记录了”大西北生活的以祁志为、祁厚德、祁峰和祁远程等四代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和睦相处的生活经历；“记录了”在古老的酒泉这片土地上诞生，经过漫长的艰苦奋斗，度过特殊历史时期，实行正确改革措施，最终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嘉峪关市的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还“记录了”引人注目的“嘉峪关奇石《搏》”的来龙去脉。

谨以此书献给我热爱的故乡雄关，献给亲爱的读者，献给亲朋好友，献给我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生活了27年之久的爱妻。



## 下部

### 第七十五章

祁峰见父亲恢复了健康，就去兰州隍庙卖奇石，他一看这次效益比较好，就定了一个月的地摊。可是，他只跑了两次，父亲就又住院了。当他陪父亲到社区门诊去看病时，尤大夫说要做胸部检查，祁峰在帮父亲脱衣服时见父亲没穿棉衣。

他不悦地问：“你咋这么早就把棉袄脱了呢？”

父亲喘着粗气很认真地说：“不能穿！穿上就脱不下来了。”

祁峰一听，觉得父亲可能是把春天当成了秋天了，难道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了？他为父亲的衰老而悲哀起来。

尤大夫检查后，建议他们到市医院住院，他只能和三哥陪床。

父亲住院到第四天，病好了许多，他怕他在兰州隍庙里预定的地摊被别人占领，今后再去就得重新定摊位，就打电话让远征替他多陪一天父亲，远征同意后，祁峰就在星期五晚上去了兰州，星期六早上到了兰州，他心里不踏实，打了两次电话问远征，远征都说爷爷病情稳定。

星期天上午，祁峰就回到了医院，他见父亲的病情稳定，就催远征回去休息。

祁峰去打开水，在走廊里碰到关宏欣和祁春。

“唉！姐夫，你们怎么知道爸住院的？”

祁春说：“我们刚刚见到祁远征。”

祁峰说：“爸这次住院，病不重，还是我和三哥陪着，大哥二哥我通知了，没有想让他们来陪，也没给你们说。”

祁春和关宏欣到了病房去看祁厚德，祁峰提着尿壶出来倒尿，关宏欣也跟着出来了，他喊住祁峰，说：“他舅，我带着你姐看病来了。”

祁峰问：“啥病？”

关宏欣说：“刚刚在这个医院检查，说肚子里长了个瘤子，还没确诊，我想给他外爷说一声。”

“啊！‘瘤’就是‘癌’。”祁峰非常吃惊，他镇定一些说：“先别说，还没确诊。”

祁峰忧心忡忡把忧心忡忡的大姐和大姐夫送到了医院门口。

他刚回到病房，一个大夫安排余祥住到了父亲住的病房。来换祁峰的祁勇给祁峰介绍说：“这是新城乡农机厂的余厂长……”

祁峰打断三哥的话，笑着说：“我们在六七年前就认识，我们还打过交道。”

余祥听了，像是想起了“摩托车事件”。

他面无表情自言自语地说：“住了三天了，还没有查出病。”就在这时，护士叫走了余祥的妻子。

余祥的妻子回来后，一脸绝望。

余祥一见，为自己的病担心起来，说：“大夫咋说的？”

余祥的妻子不做声，却抽泣起来了。

“大夫咋说的？没事，你说吧！”余祥着急地问。

余祥的妻子哭着说：“大夫说，你得了，淋巴瘤……”

余祥像是早已预料到了，他“啊——”了一声，声音并不大，呆若木鸡地坐了大约五分钟，却果断地说：“能治不？不能治就死！”

他妻子听了这句惊人之语，不但不为丈夫宽阔的胸怀而欣慰，反而失望地大声地哭了。

其他病友和家属们都沉默了。

余祥拿过床头柜上的一只苹果，一边连皮吃着，一边安慰他妻子：“别嚎了！你问问大夫，要是确诊了，就不看了，明天就出院。”

第二天，余祥果然要出院。他甚至若无其事地还和几个病友打了招呼。

祁峰陪父亲住院，虽然遇到过几个癌症患者，却是第一次见到了视死如归的。祁峰把他们一直送到了医院门口，祁峰看着余祥远去的背影，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和余祥发生的冲突，想到了余会琴拉扯两个孩子过着艰辛的生活，想到了余祥的独子余国军喝醉酒被摩托车压死，便对余祥同情起来。

父亲住了12天，出院后，祁峰想继续去兰州卖奇石，可是，他父亲没人照看，于是，他就又在嘉峪关摆上了地摊。有一次，他遇到了运岗，当得知他妻子奚小萍刚刚停下临时工作，就想在离他家只有两公里多的嘉峪关旅游景区租一个摊位，让奚小萍为他卖奇石。运岗听了，说：“我没意见，我回去了与她商量吧。”

祁峰收摊后，回到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艾洁，艾洁却不同意，但没有说原因。祁峰再次遇到运岗时，运岗说奚小萍不愿意。祁峰只能选择父亲身体健康的时候才到兰州推销奇石。半年来，他到兰州推销了二十多次奇石，他想到今后出外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少，于是，一心想开个奇石店，这样，既能照顾年迈多病的父亲，也不用再长途跋涉着到外地推销……

一次，三哥来看父亲，祁峰对他说：“哥，我记得我们家用过的上面印着‘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的玻璃杯，可能在你家，这算是‘文革’文物。你把他收起来。”

“现在能值多少钱？”

“我只是在兰州隍庙见他们摆着卖，价格说不上。”

父亲听了，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时破四旧，拆掉了好多庙，烧掉了好多书，毁掉了许多文物。祁峰，你记住，再下乡修东西时顺便把你妈做的荷包带回来。”

祁峰说：“别要了吧，我姐拿去好长时间了，又给了关秀……”

祁厚德说：“听话！叫你要，你就要！你只是个带话的。”

虽然父亲再没有说要回荷包的意图，祁峰也知道父亲还是想把它给艾洁。可是，半年来，祁峰下乡十几次，路过关秀家也许多次了，但是，他却没有执行父亲的命令，父亲对他很生气。

一个周末，祁峰又去兰州卖奇石。祁峰见一个老人用在石头上画着“喜上梅梢”、“大漠驼铃”，他想到父亲从小就喜欢骆驼，还拉了6年骆驼，就买了“大漠驼铃”，回到家，送给了父亲，父亲看着这副一个人在沙漠上拉着一链骆驼的画，若有所思。

第二天，关宏欣和祁春一起来到了祁峰家，关宏欣满面愁容地说：“你姐得了卵槽囊肿了，市医院诊断，酒钢医院、嘉峪关市妇幼保健院复查，确诊

了，我可咋办呢？”

“不好治吗？”祁峰声音低沉地问。

“大夫说是癌症，要是恶性的就……”

祁峰听了，目瞪口呆，他为大姐担心起来。

祁春说：“我也不在乎，只是还没有抱上家孙子。”

大家沉默了许久。关宏欣说：“我想给他爷说一声，他舅，你看呢？”

祁峰说：“我们家这30年已经出了许多不幸，对于父亲他是白发送黑发，更是不幸。我姐得了这个病，我也很难受，但是，告诉了老人，不但对我姐的病没有什么帮助，反而对老人也是个打击。我继母去世后，一次我和父亲去看大姨妈她问继母，我爸强装笑脸告诉大姨妈说：‘她好着呢，正在享福呢。’我看还是先不要告诉他了，他经不起这种打击了……”

正当这时，祁厚德散步回来了，他们随便说了几句话，祁厚德就说：“你们啥时候走，我要睡一会。”

关宏欣心情沉重地说：“现在就回去。”

祁峰陪着关宏欣和祁春来到了他堂姐夫袁大夫的门诊部。

关宏欣结结巴巴地说：“小舅子，你看，能给祁春开一些特效药吃吃嘛。”

袁大夫说：“唉！不瞒你们说，许多肿瘤患者，一旦查出来，就已经到晚期了，实在没办法。”

祁春回到了家，关疆生、关秀、关玲都为母亲得了不治之症伤心万分。

有病乱投医，他们每打听到一个偏方都抱着侥幸心理尝试着，女婿苏国光买来了鸭子让祁春喝鸭子血，关玲从医院门口拿到的医药广告上寻找着可以信赖的药物……

祁峰心情很沉重，但是，他几乎帮不上一帮忙。

一天，祁峰到酒泉给父亲领上退休金，就去张会长的奇石馆参观，见这条街上又开了几家奇石馆。

他在张会长的石馆里看到刚刚出版的双月刊——《阳关》，它的主编就是夏莲参加过文学培训班的老师。祁峰看到他的初三班主任何端中老师写的书评“苦难也是人生的财富”，文章赞扬了《生命的河，岁月的歌》和《夹边沟记事》这两部小说。这一期还刊登了酒泉本土作家周彩人写的记述“广厦建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白永明的先进事迹”。

祁峰买了一本，回到家，读了两遍这两篇文章，坚定了写小说和开奇石店的决心。

为了稳妥起见，祁峰先到雷德龙老师家请教，他直截了当地说：“雷老师，我想开奇石店，选择的地点就是离家只有一分钟的迎宾湖门口。本来我想

在兰州或者在嘉峪关景区开，可是，我父亲年老体弱，需要我照看。我家住房紧张，四个人才住 18 平方米的两间卧室，开在家门口既缓解了住房紧张，照顾老人也比较方便。”

雷老师耐心听完，诚心诚意地说：“只能是这样了，你上有老下有小，住房紧张。我只是对美术方面知道一些，其他方面我也说不上个啥。经营奇石，你已是专家了。”

祁峰征求艾洁的意见时，艾洁言简意赅地说：“不行！”

祁峰不甘心，一星期后，他再次细致地讲了自己对经营奇石的看法，艾洁说：“我不管。”

几天后，祁峰再次拜访雷老师，雷老师说：“半月前，你哥哥来了，我问他对你开石馆的意见，他说他不懂。我说你不懂，可以从精神上支持啊！现在，他同意了没有？”

祁峰说：“我说时，他没有表态。”

雷老师有些感慨地说：“谁都无法预料市场！尤其是奇石市场。不同意吧，今后奇石能赚钱了，你有意见，同意吧，今后你没饭吃了，他于心不安。这事情很难表态啊！”

祁峰说：“雷老师，我只是征求大家的意见，主意有我定。只要是我拿的主意，赚钱了，我会感谢没有阻挡我的人，赔本了，我只是怪我自己固执己见。就像下岗，我不但不记恨有些人，反而感谢他们。”

雷老师最后说：“你年轻有为，雄心勃勃，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就大胆地试试吧！刘少奇同志说过‘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许许多多的革命前辈就是从无数的坎坷中锻炼出来的’。”雷老师成了祁峰敬佩的第七个人。

祁峰回到家，对妻子讲了雷老师的意见，再次征求她的意见时，得到的回答是：“你看着办！”

“你看着办。”这种答复，在祁峰看来，就是默许了。

当祁峰遇到郁哥两口，征求他们的意见时，郁哥热情地说：“开吧！我家有个玻璃柜台也送给你摆小石头。”郁嫂也说：“我们支持你，我给电视台的李记者说，开张时，给你录像，报道。”祁峰却说：“谢谢你们，电视台就不用请了，就平平淡淡地开，奇石的经营状况说不上，可别‘轰轰烈烈’地开了，开不下去时被人嘲笑。”

祁峰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说：“你已经在外面考察了二十多趟了，想开就开吧！”唯一明确支持他的人仍旧是父亲，祁峰由衷的感谢父亲给他精神力量。

祁峰觉得父亲似乎忘记了“老四宣言”引起的矛盾，他的心中油然而生出

感激和敬佩之情。

接下来，他就快马加鞭地在离家只是一分多钟的路的公园门口筹建起了他命名的“雄关奇石馆”。只可惜，原来他想租的拐角的这间商业房被一个乡镇企业下岗的姓娄的中年人承租了。娄老板的妻子比祁峰的妻子小半岁，他们的女儿与祁峰的儿子同岁、同级，娄老板的女儿在祁远征原来上班的小学上学。他们两家有了相似的处境。远亲不如近邻，两个女人经常聊天，不过艾洁恪守“家丑不可外扬”这一信条，在娄老板妻子面前从不提自己家的事情，尤其是她认为的家丑，可是，艾洁回到店里或家里后，便拿老娄与他相比，拿两个孩子比，祁峰非常反感。再后来，艾洁不直接说出口了，但总有一种情绪，祁峰说她这是潜意识地继续比着，艾洁却不承认。

祁峰租的这间，第一个承租的是邻居周姐的儿子，他开酒吧没有成。第二个是卖理疗器材的，也没开成。开酒吧时的装修与开奇石店不协调，他请来文月明，一同商议改造方案。

从公园出来的严书记见到祁峰和文月明在这个关了好久的店里，就进来了。西域化工厂重组为鑫晟化工公司后，严书记担任了公司的工会主席。祁峰叫习惯书记了，也就没有改口。

严书记问：“祁工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祁峰说：“我请月明给我租的房子装修。”

“你搞家电维修吗？”

“不是，我想试着卖石头。”

“石头？”严书记明白了，说：“就是你在酒泉东方红电影院前的广场上摆的那种石头？”

“基本上是。”

“你真是敢闯敢干！”

祁峰鸚鵡学舌：人生就是抗争，就是奋斗，一个人应该争上游，创第一，失去了奋斗精神，就是对生命的轻慢，在花天酒地中抛洒，就是对生命的扼杀。

严书记和文月明听了，都说他有雄心壮志、敢想敢干。

文月明掏出一盒烟给严书记让了一根，自己也叼了一根，不慌不忙地装起烟，然后掏出打火机，把两根烟点燃。

严书记吸了一口烟，开玩笑说：“祁工，还是妻管严？”

“不是，是我的烟老师白永安没教会？”

“抽烟也有老师？”

“不是我拜的老师，而是白永安免费教的；月明免费教的喝酒。”

“你咋没学会?”

“严书记你没听过‘师傅不高，教的徒弟猫腰’吗?”

严书记笑着说：“你就是独特!”

文月明点着了两根烟，笑着说：“就是，祁峰想法独特，说辞职就辞了，说卖石头就要开店。”

严书记笑着说：“不过这地方有些背吧。”

祁峰说：“没办法啊！我父亲岁数大了，病又多，开这里照顾他方便，另外我多了一个住的地方。”

第二天，文月明就买来了材料，找来了帮工。由于文月明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了帮工，就把艾洁的凤凰牌 26 自行车借上骑。过了两天，文月明到一家揽下活的人家指导手下人干活，忘了锁自行车。赶他想到，下了楼，艾洁的凤凰已经无影无踪了。

文月明歉意地对祁峰说：“不好意思，我把小艾的陪嫁丢了。给你赔钱吧。”

祁峰说：“丢就丢了，贫富差距大小偷就多啊!”

祁峰把丢自行车的事告诉了艾洁。没想到艾洁说：“丢就丢了。”祁峰第一次听到艾洁这么宽容的话。但是，开了奇石店，由于生意冷淡，艾洁宽容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装修结束后，文月明还是从装修费中减去了赔自行车的钱。

隔行如隔山，装修奇石店，没有祁峰什么事，他到方长江等人春天开的奇石馆参观。他觉得要是只摆自己捡的这些石头，就显得少了一些，就跟着正要去罗马村收石头的方长江去看看。

他们到方长江熟悉的丰钢家，当丰钢知道祁峰是上门修家电的，就请他修他家的电视。

几天后，祁峰专程到丰钢家修电视，祁峰说起了华老师，丰钢说：“我知道他，你怎么认识的?”

祁峰自惭形秽地说：“他是我堂妹夫。”祁峰想起了二十多年前他到这个村给军人丰跃进家送信和水果糖，就问：“你和丰跃进是什么关系?”

“哦，他是我叔叔，从部队复员后，工作安排在了金塔武装部。”

丰钢说，他们弟兄俩在十几岁时父亲和母亲先后去世了，他们的生活很困难，前两年他们捡石头，想卖钱，村里人都在取笑他们。这两年石头能卖钱了，给他们增加了许多额外收入。原来说他们有病的许多人不但开始捡石头，还卖石头了。从这一点来讲，丰钢就是罗马村开发奇石资源的带头人之一。在武副县长的支持下，捡拾奇石和祁连玉的农民越来越多，近水楼台先得月——

离丰钢家最近处只是不到抽一根烟的功夫的路就是所谓的“一河石头半河玉（祁连玉）”的洪水河。农民对石头情有独钟，城里人也不会无动于衷。远见卓识的人们便开了奇石馆，成立了奇石协会，武副县长还同意给他们免了工商管理费和地税。只是短短的一年时间，就开了几十家奇石馆。张会长让妻子看店，他则“走出去，引进来”。

电视修好后，祁峰在丰钢家和其他人家买了十几块西瓜大小的画面石。专门挑了丰钢家比凳子高的两块大石头，想当“看门石”，其中一块是方方正正的祁连玉石，有个像繁体字的“關”字，祁峰很喜欢，他的店名就叫“雄关奇石馆”，经过讨价还价，以400元买到了，雇丰钢把这些石头送到嘉峪关市。丰钢家的小四轮拖拉机就是去年卖石头赚的钱买的。由于拖拉机平时只是上地干农活或者下河拉石头，也就没有必要办行驶证和驾驶证，为了防止交警扣车，丰钢决定等到天黑后才上国道。丰钢让祁峰先走，祁峰说：“黑灯瞎火的，还是我陪你吧。”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

祁峰说：“我身上没带够钱，还没有给你付石头钱和运费，我有啥怕的。我是担心你们万一有个闪失，也耽误我按时开张。”

丰钢说：“我叫上我弟弟，你总放心了吧!”

祁峰说：“黑灯瞎火的，我真的不放心，万一有个闪失……”

丰钢打断了祁峰的话：“祁师傅，你这个“乌鸦嘴”你咋尽说不吉利的话！行！就听你的，等天黑了我们一起走。”

傍晚，拖拉机就出发了，祁峰骑着摩托车时而在后，时而在前为拖拉机“护航”，走了25公里的路，过了文殊乡，眼看只有5公里就到了，可是，刚刚走在拖拉机前面的祁峰忽然发现后视镜中见不到拖拉机的灯光了。

他大吃一惊：难道拖拉机开到深深的树沟里了？

他立刻调转摩托车去找。走了一百多米，没有看到他们，又走了两百多米，还是不见他们。转过了一个弯，才发现熄了火的拖拉机停在高高的路基上。祁峰心上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怎么不走了?!”祁峰问丰钢弟兄俩。

丰钢说：“唉！前轮固定轮胎的钢圈掉了。谁让你说‘万一有个闪失’这种不吉利的话呢。你这个乌鸦嘴。”

祁峰想到自己受伤前说的“我也要住院去”成了事实，后来别人说他是“乌鸦嘴”，一下生气了。

“胡说八道！我说的话要是能成为预言，我就说迟走早走都能一路顺风平安到达了。”

丰钢看到祁峰真的生气了，就说：“我开玩笑呢。”

祁峰忍住气愤，问丰钢：“钢圈是什么样子？有多大？”

丰钢说：“大小和形状就像我们小时候滚着玩的没有接头的铁环。”

只是这小小的钢圈“脱岗”，就导致车胎爆裂，无法行走。迫在眉睫的不是讨论是是非非，而是要寻找钢圈。

祁峰发动了摩托车，用摩托车前大灯给丰钢弟兄俩照亮……三个人来回在马路边、数沟里寻找着，可是，找了半个小时也没找到。

后来，丰钢用发动拖拉机的摇把别在车头的轴架上，让爆了的车轮悬空，用三只轮子凑合着开往嘉峪关市，到了祁峰租下的房间已过了夜里零点。

祁峰骑着摩托车带着丰钢的弟弟去买钢圈。他们用了两个小时跑了几个农机配件店，可是，几个老板连听都没有听过钢圈。是啊！嘉峪关是个工业城市，只是下辖三个乡，拖拉机并不多，卖农机具的商店几乎就没有。

夜深了，祁峰只得把丰钢兄弟俩安排在即将开张的石店住下。

第二天，祁峰让艾洁给丰钢兄弟俩做了早饭，吃过饭，祁峰骑上摩托车，带上丰钢的弟弟去丢了钢圈的附近找，可是，还是没找见。他们只能到嘉峪关市文殊乡农机站去买，结果还是没有买到。没办法，他们只好去酒泉县城的农机配件一条街上去买，在这里，各种型号拖拉机的配件都有。

祁峰让丰刚和他一起到张会长的奇石馆参观。祁峰觉得他即将开张的奇石馆与张会长的奇石馆格格不如，唉！先开吧。

他们回到嘉峪关，祁峰领着丰钢到牛师傅的维修摊上去补轮胎，他们路过华老师家的楼，说：“你们村的华老师就在这个单元住，你们都是事业有成者。”

丰钢却说：“我才刚刚开始！”祁峰听出丰钢的雄心壮志，他也要加快实现自己的理想。

补好了轮胎，祁峰帮着丰钢兄弟装上了轮胎，打上了气。就在这时，祁峰的手机震颤了，他接通电话，原来是丰钢的舅母担心他们，就找到祁峰给她家修洗衣机时留下的手机号码给他打电话问丰钢他们怎么还没回去。

祁峰说：“拖拉机坏了，刚刚修好。他们等天黑了才敢上路。”

艾洁在家里做了饭，让丰钢兄弟俩吃了，等到了天黑，他们开着拖拉机走了。一个多小时，丰钢的舅母又来电话质问祁峰：“祁峰，丰钢他们怎么还没到家？”

祁峰的心马上提到了嗓子眼：莫非钢圈不合适，又滚了？要么，就是被警察扣了？

祁峰忐忑不安地安慰丰钢的舅母：“再等一会，按时间说，应该马上到